

★

林距离

在许多记述中，齐白石被描述得像是个孤傲、吝啬、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倔老头。但当我将一些记述的碎片拼凑起来看，感到这个年逾半百跑到京城，一路拼杀，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湘潭老木匠”，具有超凡的情商。

齐白石自诩其诗书印画中“诗第一”。他写给自己人生中几位贵人的诗，就体现了极高的情商。

齐白石到京城后一直被主流画坛排挤，画也卖不掉，便很努力地试图扩大社交。有一次，他去凑一个大官家的“派对”，满座阔人，见其衣着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齐白石正感窘迫，进退两难，梅兰芳来了。之前，齐白石已由齐如山引荐拜访过梅兰芳。梅兰芳与之恭敬寒暄，顿时令宾客们对齐白石另眼相待。

像这样的事，一般人过了也就过了，但齐白石不。他回家立即很认真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题了一首诗，送给梅兰芳。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许多搞艺术的人，自尊心和自卑感特别强烈，很少肯承认自己的落魄和窘困（除非他发达后回忆过去）；有人帮他脱离了窘困，他也羞于承认。齐白石却相反，他以农民的质朴和精明，坦然表达自己的窘困和感恩。

同样，齐白石也诗赠顶着反对压力邀请他这个“乡巴佬”到大学执教的徐悲鸿：“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扶策访徐熙。”“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

★

艺壶春

批评者越来越多，建构者越来越少；跟风者越来越多，独立者越来越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你说对了，他们知道不行，但如何能行怎么才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建立在建构之上的批评几难寻见，大多是造反派式的发泄，发完算数，一地鸡毛。键盘党唾沫四溅，归于现实立马打回原形，原形是键盘党员们才是最应该批评的对象。

某友喜写文章，言辞激烈，颇负盛名。却拜某伪大师为师，只说伪大师的好，其余皆摆出批评的姿态，满腹愤懑的样子。此乃批评界的缩影也，拿过好处感情浓烈的艺术家是好艺术家，与己无关的任何现象都是炮轰的对象。我现在几乎不看批评文章，最近有几篇文章再批中国画坛，看了标题就知他们想说什么，我看不到这些批评对中国画有啥正面有益的地方，我只看到这些投机分子在往脸上贴金。这种贴金方式比较隐蔽，智商一般的人士看不出来。

某画家也批评，全中国他画的最好。外地只认他，外地人说你们这个城市还有好的画家吗？他说除了他其他哪能算画家，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反正都没他好。你如果是傅雷、陈巨来也算了，人家有真本事，批得又到位，有资格有充理由说刘海粟、张大千们的不是。实在看大不惯这类人，本可健康的学术生态被他们搞得戾气弥漫。这类人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我们要容忍本事大的人发点脾气，那是高士风范，有性格有腔调。胸无点墨自我吹嘘乱发脾气简直是粥锅里的老鼠屎。

当今艺术乱象之里，批评是能混饭吃的，批评越激烈，越有人找你写正面的文章，我想那些貌似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是深谙此道的。我曾经犀利，那些年激情爆棚，在主流报刊的批评文章发表得不少，上周还收到不知哪家寄来的 200 块稿费。找上门来求写的画家自然也多，出画集开展展难免要写肖像样的文章，写的人要有比他们高的知名度才能抬高他们的作品品位。我一般不写，写的基本是推不掉的，推不掉了是友情难却，友情归友情，收费还是要收的，一篇小文能换来比稿费高出几十倍的进账。我不太写捧场文章的姑且如此，那些批评界的大腕一年浆糊捣鼓下来，岂非盆满钵满？

好多朋友问，你是画家还是批评家。我回答我写文章属于画家发声，没有人规定艺术圈的声音只有评论家能发，你说赵孟頫、董其昌、石涛、吴冠中们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是画家还是评论家？我支持各方各行发声，画家自己写点文章有何不好？音乐家、文学家写点对美术的看法有何不好？傅雷不就是搞翻译和音乐的吗。学术圈的牢原本是没有的，全是那些学究给自己画了个圈当作了牢。



对大恩人陈师曾，齐白石依然用诗表达情感：“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

这首诗中言及的“皮毛”，涉及齐白石与吴昌硕的一段公案。齐白石到北京画坛闯码头时，吴昌硕在中国画坛已如日中天，俨然画坛领袖。齐白石对吴昌硕极为崇拜，他遵陈师曾的建议，改变画风，走吴昌硕开辟的画路。1920 年，齐白石托胡鄂公在上海请吴昌硕为其写“润格”。旧时画坛，由名家前辈写润格，等于拿到了“卖画执业证书”。但大名家的润格不会无缘无故给你写。首先要给钱。据齐白

石自述，这钱估计是由胡鄂公出了。但仅仅出钱，吴昌硕也未必会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木匠出身的画家写润格。齐白石写给吴昌硕的一首“拜码头”的诗看来是起了神效：“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意思说，全中国我就服古代的徐渭（青藤）、八大山人（雪个）以及现在的您（老缶），我愿意轮流到你们三家门下做走狗。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礼仪，说话为文一般倾向“贬低自己”“抬高别人”，但不管怎样，吴昌硕看到这首诗不会不受用。

然而，数年后正当齐白石的卖画生涯开始好起来了，一个流言严重伤害了齐白石。那流言说，吴昌硕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

★

艺语中的

股市动荡必定影响艺术品市场

近期，沪深股市的剧烈动荡，引发网上对于艺术品市场与股市的比较又开始多了起来，不少人认为艺术品的投资回报率远超股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早在 1997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就曾受到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藏家开始抛货，藏家重新审视收藏，很多拍卖公司对国际市场购买力的期望和寄托全部幻灭了，国外藏家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谨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投资者的信心，当时艺术品市场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买方市场，购买力后劲不足，市场培养不到位等弊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被放大得一览无余。

经过了近 20 年的发展，国内藏家已经开始主导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因而，此次发源于沪深股市的暴跌，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明显。从市场的关联性来说，目前许多艺术品市场的资金还是来自于资本市场，此次的股市暴跌，肯定会对于今年下半年的艺术品市场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从艺术品市场的规律来看，虽然上半年各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产生了许多天价，但是究竟能否顺利交割也会因为此次的股市暴跌打上一个问号。

此次股市的暴跌，带给投资者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保持流动性，这在艺术品市场上也是相同的。近年来，虽然在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天价屡屡出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相比海外市场，我们的热点基本上都是在近现代书画上，而是在海外市场上，基本上都是古玩瓷器以及古代书画。而许多从海外回流的藏品，到了国内之后，又会以更高的价格拍出去。可以这样说，如果真的在艺术品市场出现流

动性问题的话，许多国内的藏品是很难出手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海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开始关注印象派以及当代名家的作品，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于不少藏家来说，应该都是兼顾到了流动性的问题。相比中国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流动性是非常少的，因而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这些艺术品受到沪深股市冲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当然，艺术品毕竟不是股票，稀缺性造就了即使是遇到了外界再大的危机，许多珍罕的艺术品依然不乏拥趸，最为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清乾隆御制粉红地粉彩扎道蝴蝶瓶的高价成交。

2008 年适逢全球金融危机，佳士得拍卖行推出了“戴泽英基金会珍藏—清隆御制粉红地粉彩扎道蝴蝶瓶”专场拍卖，按照当时的市场估计，这件瓷器很可能就要流拍了，但是最终收藏家郭仲桦以 4700 万港币的价格落锤拍下，成为当时收藏圈里的美谈。

在任何一个危机中，既有危，也有机。对于藏家来说，一方面要从学术的角度，选择那些经得起市场“风雨”的藏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收藏品的流动性，以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如果单纯地将艺术品与股票进行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拍 卖 公 告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艺术品拍卖会
拍卖时间: 2015年7月26日(周日)下午1:00
拍卖预览: 2015年7月23-25日9:00—17:00
拍卖保证金: 壹万元
拍卖、预展地点: 福州路515号3楼

书画
拍卖时间: 2015年7月28日(周二)上午9:30
拍卖预览: 2015年7月26、27日9:00—17:00
拍卖保证金: 伍万元

拍卖、预展地点: 延安中路1111号延安饭店
书画
拍卖时间: 2015年7月29日(周三) 下午1:30
拍卖预览: 2015年7月27、28日9:00—17:00
拍卖保证金: 壹万元
拍卖、预展地点: 福州路515号3楼
联系电话: 51701227
注意事项: 竞买人在拍卖会前交付拍卖保证金，凭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